

K296.4
H598.3

〔清〕李瀚章 裕祿等 编纂

光緒
湖南通志

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K296.5

H598.3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禹碑摹文 在今長沙府善化縣嶽麓山巔係最初摹刻本

禹碑摹文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禹碑摹文
乙
一
右帝禹刻

藝文志十五 金石一

禹碑考 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謂洛中神龜負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說殆非也一九之數可謂之圖不可謂之書書則必有文字明矣尙書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藝倫攸敘孔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是以九疇爲洛書由來已久所謂有數至九者或指其字數言之若今禹碑文九行行九字者可以當之非謂戴九履一之圖也洪範始五行迨五福六極爲數四丁有九皇極不言數大禹所次而箕子述之世固無有見洛書原文者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禹碑考

者也吳越春秋稱禹受金簡玉字銀編琢文得通水之理蓋隨刊疏導之功寔由天授抱朴子云吳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上古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其精誠遠格神化無方天人相與之際有非常人心思所及者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故世稱神禹禹碑祕在衡嶽四千餘年非其人不能見見之而不能識無足怪也後聖有作取而讀之倘非洛書洪範之大經亦必金簡紫文之與旨

不可以秦皇嶧山會稽刻石之詞擬之也明楊慎等釋文抵敘行役之勞刊旅之績淺矣今乃舊志悉錄于後

楊慎釋文承帝曰亡一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

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

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良勞餘仲禮鬱塞昏徙南濱

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甯竇舞永奔

沈鎔釋文承帝曰咨一作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

身魚池而明發爾興以此忘家宿嶽麓庭一作智營形折心

罔弗辰往求一作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良勞餘仲禮贏塞

昏徙一作南暴昌言衣制食備萬國其甯鼠舞蒸奔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藝文十五 金石一 二

楊時喬釋文承帝令翼為援弼二句四欽塗一作陸登島

瀉端鄉邑三句三仔麓流船暗歇遲眠即夙一作迄冬次嶽

麓音田陌裂嶽析踞罔墮纏一作往求出窳華恆泰衡嵩陸

事哀獻梓挺禮鬱濬墊徙南暴幅員節別界馳魅夔魍竄

舞蒸彝十五句四字讀

郎瑛釋文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降輿發鳥獸交行參身若

流祁明癸酉興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

來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良勞錫仲禮鬱塞昏徙南濱衍亨

衣制食備萬國首甯鼠舞永奔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

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

成愆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

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顛承以文玉覆以磐石

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

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

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

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

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

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藝文十五 金石一 三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衡山縣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

名峇峇峰最為竦傑山經謂之响嶼山為南嶽也山下有

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邱九頭圖

禹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案今本水經注無馬字今據楊升菴外集補

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後漢書郡國志引

南嶽總勝集上清宮吳人徐靈期真人修行之所采訪山洞

巖谷作衡嶽記敘其洞府靈異云雲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

蚪文字白馬峰案山海經云昔夏禹於此殺白馬祭天仰

天而嘯夢繡衣童子自稱蒼水元夷使者授金簡玉文因而

名焉又曰仰天臺案山海經並無其文金簡峰昔黃帝受

戒經於此東有大禹巖禹王致齊夢蒼水使者南上帝君授

金簡玉書因而記之 响嘯峰下有法輪寺後有道人亭韓

愈詠禹碑略云道人獨上偶見之者是也傳云昔有道人見

之响嘯峰後韓文公有是句 雲密峰西有大禹巖峰半

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一十丈皆蝌蚪之書曩有樵

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碑上雙睛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

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亦猶天台之金銀橋北岳之

玉梁古今皆一見也

遊宦紀聞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峰

下案嶽山圖禹碑在响嘯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有

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前導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

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

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莖葉披鸞飄鳳泊拏蛟

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碎

而模之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模糊歸旅舍方

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連帥曹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

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

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

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嶽麓書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四 又上一

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輿地紀勝禹碑在响嘯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曾

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

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

天下金石志响嘯峰神禹碑科斗文字或在雲密峰或曰

在夔門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見搨得七十二字尋失

所在今摹本存

楊升菴文集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

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

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

螺書扁刻韓退之詩响嘯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

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

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

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扁刻非

目睹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

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

為斷也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

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余生又

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

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五 又夕川又

灑若水禹碑敘余來為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
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而未能又明年為嘉靖乙未之秋
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
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於古者僅能辨其一二
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
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攷據而題之及考韓
昌黎响屨山詩云云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云云
盛宏之荊州記云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
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
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因岷山導江歷湖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六

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
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所謂科斗拳薤倒披
鸞鳳飄拏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
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祕
文祕迹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
歲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
是二公之不得見而悲詫涕洟者顧不幸歟
嶽麓舊志禹碑嘉靖九年太守潘公剔土搨傳三十九年太
守張公覆之以亭崇禎三年兵道石公維嶽重修亭臺圍以
石牆南北設門司啟閉

吳玉搢金石存此碑雖載於吳越春秋及徐靈期南嶽記王
象之輿地紀勝陳田夫南嶽總勝集諸書然皆傳聞未嘗實
有所見即劉夢得寄呂衡州詩韓昌黎响屨山詩亦但云傳
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及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處
有森森綠樹猿猴悲而已歷載數千實未出世逮宋嘉定中
而後賢良何致得見之始有摹本逮明嘉靖中而後長沙太
守潘鎰得宋刻於榛莽中摹拓始廣於是靖陽沈鎰為作釋
文楊用修在滇南亦為之注且作長歌鋪張揚厲碑乃大著
然沈鎰謂始得是碑夜夢神禹授以古瓶下有篆文類碑字
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思慮遂作釋文用修亦曰釋文第十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七

六句舊作南暴昌言余疑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
是夕夢一魚首黃衣指謂曰此南瀆衍亨四字也寤而觀之
形義兩協昌黎古書得所依據蓋可讀此碑字體奇怪絕
無偏旁義理可尋不知二家竟何所依據而確知為某字某
字至不得已託諸鬼神夢寐以為徵無乃英雄欺人乎故顧
亭林輩皆嘗以為偽作余謂碑何必偽神禹奇迹至多玉書
金簡理所應有但於古既無傳文後人斷難臆識與其支離
附會穿鑿失真不但來識者之譏反足貽古物之累何如闕
而不識留以俟靈威丈人於後世乎
王昶金石萃編考虞夏帝王皆嘗南巡故舜葬蒼梧二妃沈

於瀟湘洞庭間而今辰州大西山爲夏禹藏書之所水經注亦謂禹得玉簡於衡山證之昌黎道人登山偶見之句是响屨禹碑無可疑者蓋唐虞時去古結繩未遠周禮所載三皇五帝之書其形制已不可考卽較之科斗籀文亦當有異以四千餘年後之人欲辨四千餘年以上摧殘剝落之字豈能別識而好古者或附會穿鑿或塗改竄點致失本真自所不免

江昱瀟湘聽雨錄今嶽麓石壁七十七字凡九行行九字末行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於字下者二行三十二字刻於幅外者一行十三字共四十五字云右帝禹刻南嶽碧雲峰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八

又九

似壁間水邊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
似取謂夏之書刻之於此詳記在山下是嘉靖以來
升菴輩所見者卽此磨厓之刻非碑也

季繼聖禹碑辨响屨峰禹王碑明世一刻於金陵新泉精舍一刻於揚州甘泉書院一刻於滇之安甯州法華山俱本嶽麓碑而翻刻之者後惟新泉精舍本有三家釋文楊升菴沈鑑錫少宰時喬也梁劉顯粹璣錄蕭齋高祖子鏐封桂陽王時有山人成翳遊衡嶽得禹碑摹獻之王王寶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見於世而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則云六祖慧能法徒行思思傳希遷於湖南遷徒永曇上衡山响屨峰一夕起

溺忽見光芒徹窗壁如火驚出視其光發自峰椒林草石皆赤逾時乃滅翌日率徒眾負鋤攀援陟覽得石洞蒙茸翳蔽斬棘而入洞壁有蝌蚪書字大如拳不可識因憶峰故傳禹碑復環覓無之疑此是也曇默溯上古未有碑名皆云立石益信大禹紀績非碑乃鐫巖石耳

嘉慶通志案禹登衡嶽發金簡玉書事見於漢人所撰吳越春秋厥後羅含湘中記盛宏之荊州記徐靈期衡山記俱載之則衡山之有禹碑其來尙矣顧南宋嘉定以前士大夫未有見而知之確言其所在者唐韓愈詩集有响屨山尖神禹碑句考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响屨山則响屨卽衡山之別稱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九

又九

也劉禹錫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案水經注云衡山南有祝融冢又南嶽記及荊州記云南嶽衡山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又上真記云祝融氏爲赤帝治衡霍卽衡嶽則祝融峰亦可作衡山之總稱詩人隨意題詠原無定名猶之韓詩云神禹碑劉詩則易碑爲銘亦無不可也自後人辨爲七十二峰之說遂以响屨祝融各名其一峰而執响屨祝融之峰以求禹碑矣或以响屨爲禹碑之名矣韓愈謂道人偶見之及陳田夫謂樵者見於石壁然尙無模拓其文之語宋時接輯金石家如歐陽修趙明誠鄭樵及薛尚功王保輩皆未著錄至張世南始言嘉定間何致遊祝融峰下樵者引

至碑所手摸其文刻於嶽麓王象之亦有在响嘯峰雲密峰之說而後禹碑始有摹本然張王同為南宋人其說互異張云刻於嶽麓書院後而王云刻於夔門觀中張云古篆五十餘而王云七十二字又自宋歷元以至明之嘉靖癸巳遙遙四百餘年後而始有潘鎰於嶽麓搜出之因見賞於湛若水顧璘林巽峰輩同時新都楊慎靖陽沈鎰仁和郎瑛南昌楊時喬四家又各逞臆說為之注釋是以王世貞季彭山顧炎武諸家皆有疑議近時吳氏之金石存謂碑何必偽但金簡玉書於古說既無傳後人斷難臆識與其附會穿鑿何如闕而不釋持論最為明通今仿其例錄楊慎釋文於首而博采

湖南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十 又九上十

諸書以證之碑凡七十七字二楊與郎沈所釋各有異同而楊與沈異者十一字郎與沈異者又二十二字至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六字且以第三四五句為三字一讀音義俱別郎瑛復因張世南有癸酉二字難識之語謂用修與沈皆未釋之故更其釋中發爾二字為癸酉是皆不足深辨者李繼聖禹碑辨引梁劉顯粹璣錄謂蕭齊桂陽王時山人成翳得禹碑於衡嶽獻之王采嘉石翻刻云云及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云僧永曇於响嘯峰洞壁見蝌蚪書兩事他書所未見劉顯粹璣錄王伯綏禹碑考作劉世彥世說補似誤又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伯綏考作七宗禪林謂永曇乃唐僧云今禹

碑盛行於世傳摹之本甚多所知者新泉精舍係張襄刻甘泉書院係容瑞刻楊慎刻於雲南安甯州又刻於四川成都楊時喬刻於江甯棲霞山之天開巖張應吉刻於湯陰縣安如山等又以楊時喬本翻刻於紹興府之禹陵又河南汲縣有刻本云是萬曆中路藩所立

國朝康熙中毛會建刻於西安府大別山李藩刻於黃縣又墨林快事載有高氏本又濟南長山及西安學歸德府署俱有重摹本至湖南見存嶽麓本王伯綏考謂順治末彭而述以宋何致本重鐫此外則衡山石鼓書院有萬曆間副使管大勳本已毀知府李拔重摹康熙初僧道重又以管本翻刻於

湖南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十 又九上十

响嘯峰雷祖殿而祝融峰觀日臺又有副使鄧以誥於萬曆丙午以棲霞本重翻之本亦有跋語并識於此以資博考焉案禹碑在衡山响嘯峰自吳越春秋水經注諸書所紀下逮劉禹錫崔融韓昌黎諸吟咏皆非憑虛臆撰昔人論之詳矣至梁劉顯粹璣錄及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所云則衡嶽禹碑尤為確鑿唐以前早有見而知之者迄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者導至碑所始摹其文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逮明嘉靖閒太守潘鎰剔土搨傳盛行於世此吳越秦豫滇蜀之禹碑所自昉要皆本嶽麓碑而翻刻之者及觀王伯綏禹碑考謂何刻毀於明季順治末年觀察

彭禹峰而述據原文原楷復鐫嶽麓之厓石且謂善化縣志悞以厓刻爲何刻而非笑之適足滋考古者之疑不得明辨也夫古蹟之源委必稽諸地志地志之紀錄必訂於鄉耆嶽麓志自攸水陳論善化吳道行編輯之後至康熙丁卯瀋山陶之典續之同治丁卯清泉丁善慶復續之凡古蹟興廢鉅細畢詳其於禹碑則載嘉靖九年婺源潘鎰得禹碑於山頂三十九年知府濱州張西銘修禹碑亭崇禎三年兵道灤州石維嶽增建石亭於禹碑逮

國朝康熙間偏撫周召南丁思孔重修書院亭堂燬而復新紀錄甚悉而禹碑亭未嘗一言其毀則謂何刻之毀其不足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主 又九十一

據一也碑考云嘉靖甲午發碑於地中今案嘉靖九年歲在庚寅固非甲午且係石上剔土非從地中發碑其悞顯然捐傳之後屢經築亭覆護而凡官斯土及楚南士大夫詠禹碑者載諸志乘時時閏作至閩中劉汝楠讀禹碑歌則於嘉靖十九年鐫諸碑左石壁尤明確可稽則謂何刻之毀其不足據二也遊宦紀聞謂何子一刻之於嶽麓書院後巨石瀟湘聽雨錄亦云嶽麓石壁七十七字升菴輩所見卽磨厓之刻非碑也夫碑碣猶有剝落若巖巖石壁亘古如新安見其毀如伯綏所云是以何刻爲別有石碑至禹峰始刻諸厓石考之不詳其不足據三也考

四庫全書總目云而述字禹峰鄧州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授陽曲縣知縣入

國朝官至貴州巡撫終於雲南布政使又嶽麓詩鈔云而述官楚時在順治初年湖南甫入版圖厥後遷粵西貴州至順治未年任雲南右布政使則謂順治之末觀察彭而述重鐫其不足據四也碑末小楷四十五字共三行前二行每行十六字末行十三字云右帝禹刻南岳碧石之眾謂虞夏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眾謂虞夏之書刊之詳記在山下手捐審視其闕八字瀟湘聽雨錄多得之碑考則碧雲作雲密遶作繞眾謂作象譯其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主 又九十一

未親見嶽麓禹碑確然無疑又碑右石壁楷書二十八字云嘉定壬申秋用七十二工長沙匠何興李曾西川監王興勒字青止三字漫漶據此與遊宦紀聞實符而碑考曾未之及則謂何刻旋毀全憑臆揣其不足據五也伯綏稱禹峰爲博洽故不附名於後且以戲俗流之龔贖夫舉古聖遺蹟而重新之以垂不朽附名其後正所以取信將來不得謂之沽名也顧以不附名爲博洽亦迂甚矣况曰戲俗流之龔贖是不以神物爲重但欲新遊覽之耳目已耳曾謂禹峰而有是乎其不足據六也故舊志錄伯綏禹碑考今特削之手捐碑文摹諸簡首以見蝌蚪奇文

本真至二楊與沈郎釋文姑並錄之以廣異聞非謂是果
能得禹碑之真也

天岳山篆文

以下岳州府

方輿勝覽天岳山在洞庭湖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
高一萬八千丈周互五百餘里昔有真人艾君居之石厓壁
立飛鳥莫息壁有篆文夏禹治水嘗至此東隅有溫泉三穴
嘉慶通志案名勝志云在平江縣昌江山東南二里明統志
云幕阜山在平江縣北九十里一名天岳山考幕阜篆文始
見於宋祝穆方輿勝覽其後明統志名勝志皆本之竝未詳
其文字而明孫克宏碑曰云幕阜山石厓篆六字于奕正天
湖南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西

下金石志云夏禹幕阜石篆文計六字至周宏祖古今書刻
則云有夏禹治水至此六字此皆後人望文生義之言不足
信也
案義甯州志引葛洪幕阜山記云山有石壁禹治水刻銘
其上又引畢沅金石遺編云禹碑在葛仙翁石室之上其
刻銘曰帝曰吁汝民艱哉數乃蛇龍咨爾童律違西遼東
天維即止奠欽厥功餘數十字不可識平江縣志謂不知
其何所本

周孟叔匾銘

孟叔匾其萬子孫永寶用

陸增祥金石補正石區漢尺長一尺九分疆腹寬六寸深三

寸八分有半底有銘二行蝕一字其鑿在右長二寸六分深

一寸六分口寬二寸高七寸二分左高三寸七分有半鑿在

其上作獸首銜之鑿長七寸七分圓折下彎內微拗手持

之處也四足高二寸三分弱後二差低作器者孟叔南公鼎

作者名孟此非人名未可牽合按春秋左氏僖公廿一年經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杜注孟宋地

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孟亭又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孟

縣隸太原郡云晉大夫孟丙邑後書作那毛本前書作孟是有兩孟邑也

在宋之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鄂互相歧異此非地名可無深

湖南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五

究廣韻孟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姓氏急就篇注云孟衛晉邑

名左傳衛有孟厲晉孟丙為孟大夫廣韻作孟丙通志氏族

略云孟氏晉大夫食采孟邑因氏焉其地今為太原孟縣晉

有孟丙衛有孟厲此作器之孟叔其即晉大夫之族歟魯伯

服區亟伯區亟字末筆向右此作左曳似異而實同同治癸

酉冬岳郡花橋港浚河掘出張文心得之持以贈余今藏余

家出土時役夫以為金製惡其鏽蝕烈火而刮磨之腹外鼓

處大損幸腹內青綠無恙也

釣洲石刻
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

洲上刻石記焉

案巴陵舊志載范蠡宅在湖中述異記又云有一陂陂邊

有范蠡石牀石硯但刻石未詳其文存以俟考

秦人承平洞題名

永州府

王元弼承平洞記秦始皇時有周貞實者遷居零陵澹巖常來此洞峽口有石如掌有貞實來遊四字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湖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

藝文十五

金石一

夫

一五川名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志十六 金石二

漢章和銅洗

以下長沙府

章和二年堂狼造

霍中溶補漢金石文編右章和銅洗嘉慶戊辰十一月長沙鄉民培土得之底內有篆書陽款一行云章和二年堂狼造章和乃東漢章帝紀年二年則卽位之十三年也考漢書地理志堂狼係縣名犍爲郡所領後漢書郡國志改郡爲屬國不載堂狼但於朱提下引南中志云西南二里有堂狼山蓋後漢以堂狼并入朱提矣郡國志朱提下云山出銀銅地理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一 川 文 川

志亦云山出銀應劭謂朱提山在西南以南中志西南二里有堂狼山之語證之則二志所謂朱提山者卽指堂狼山而言也其地今貴州之威甯雲南之東川二府蓋由來產銅故漢時銅洗多鑄於此地理志狼字從王作琅宋書州郡志及後漢志皆從才作狼今所見洗文皆作狼可知地理志乃傳寫之譌此洗所撫篆款字畫工整結體有法想見當時鑄造不苟且銅質堅厚色澤青翠入骨洵漢銅洗中之上品也以建初尺度之高七寸口徑一尺三寸強底徑九寸弱其款如底之徑長寬則一寸八分云

漢和平磚文

王□和平□季

金石補正右磚僅存漢尺七寸許廣四寸八分厚二寸九分弱文在磚端側作蕉葉紋極爲樸茂考漢桓帝北魏文成帝均號和平文成時長沙屬宋近出大明年磚不少故可定爲漢物也磚出不詳何年在郊外民舍牆壁同治癸酉爲莊氏所得亟以佗磚易之年上所缺當是元字王下所缺似是氏字

漢建安黃氏獸洗

黃氏 建安元季六月乙未朔四日戊戌作此器大口直錢七千重十五斤長沙安成黃□字彥□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二 大 子 一 上

補漢金石文編右銅洗得自長沙市肆似新出土者不知出於何地以漢尺度之高六寸口徑一尺四寸底徑八寸五分底內模一獸形似羊蓋取吉祥之意羊之上黃字下一氏字俱篆書徑七八分氏字末筆下屈曲拖長寸許結構甚有古致口上周圍隱隱有文俱爲青綠鏽蝕洗剔出之陰款共三十三字不可辨者三字隸書徑三四分筆畫細不可拓而瘦勁秀媚頗類武梁祠石刻畫象旁題字真漢製也惜黃氏名字已漫滅不可辨考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三年正月癸酉改元建安夏六月乙未帝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司馬溫公通鑑據長歷推是年四月乙未朔七月甲子朔而

五月六月皆缺今驗洗文知六月乙未朔則五月必乙丑朔矣黃氏自署郡縣云長沙安成考兩漢長沙屬縣皆有安成吳寶鼎元年置安成郡縣名如故晉太康初更名安復縣隋廢郡縣改屬廬陵郡唐武德七年更名安福屬吉州至今仍之卽江西吉安府所屬之安福縣也太平寰宇記謂安成故城在安福縣西七十里郡國志作安城據此當從地理志作成漢器往往識重與所直如此洗文有直錢七千重十五斤之語可以考見當時銅價及權衡大小一器之微有裨於學不尠洵可寶矣

漢定王臺博文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三

又月川

長樂未央

在側富貴在土壙均篆書

陸增祥金石劄記長沙故家舊藏有是博相傳爲漢長沙定王時物出定王臺故址同治癸酉復出此博篆體不一文字皆同在瀏陽門外掘得之考其地爲定王廟舊基雖佗無確證以爲漢物尙非影響之談也博長漢尺一尺四寸五分廣七寸厚二寸三分各種微有參差凡八種背有麻布紋案同時出博極多有常宜侯王長宜子孫常宜子孫常樂子孫承佑子孫大吉昌宜侯王宜子孫宜孫子宜子等皆漢人習用語又有題兩未央者又有題宜子孫四年作宜子孫四年六月十八日作宜子孫似是寅字年者或以爲西

漢未有建元時所造茲不具錄錄此以存舊說

漢中平獸洗

中平三八月造作用富

隸釋石中平獸洗款識一行云中平三八月造作用富最下兩字甚野蓋鑄冶小夫所書者獸在其左若駝非駝若麟非麟紹興中長沙攸縣劉氏浚塘獲十六器家弟景盧得其一案舊志云三下當有年字是也而曰中平乃東漢順帝紀年則誤中平東漢靈帝紀年也

漢壽亭侯銅印

雲谷雜記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以爲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四

川子文

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四字疑關羽物也遂畱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燄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容齋四筆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兒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畱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

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畱落人間者尙如此也予爲黃叔啟作辯跋一篇見贅彙

瞿中溶古官印錄漢制列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愚謂鄉亭之有名見於史漢及說文等書者乃沿舊時古蹟爲稱其餘眾多未必一一立名故食亭之侯有名者謂

湖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五

人

之某亭侯其無名者卽系以縣名第加亭字以別於縣侯耳史傳所言如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之類乃以亭名者也曹休封東陽亭侯曹操封費亭侯之類乃以縣名者也予所見漢魏亭侯印往往如此關雲長封漢壽亭侯見蜀志本傳考郡國志武陵郡漢壽故索縣順帝陽嘉三年更名則漢壽本武陵郡之縣名宋洪咨齋云漢壽乃亭名又熊方後漢書補表云武陵縣亭似皆未深考也嘉慶通志案張漢洪邁皆宋人所紀紹興中洞庭漁人所獲之印歸之荆門關廟者實卽一事而張云漢壽亭侯洪云壽亭侯印其文不同未審孰是

屈原廟碑

水經注汨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
通典羅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餘字滅矣

明統志屈原廟在湘陰縣北六十里墓在汨羅江與廟相對碑額題曰三閭墓

嘉慶通志案明統志汨羅江在湘陰縣北七十里所載碑額與通典碑文異似非一碑恐後人所立非水經注所記之古碑也

湖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六

川

漢南太守程堅碑

水經注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屈原廟

漢羅訓墓志

天下碑錄在衡州耒陽南六十里

嘉慶通志案通志略作羅訓碑

漢荆州刺史劉焉碑

天下碑錄在耒陽縣十五里墓下

嘉慶通志案通志略作劉君碑考後漢書劉焉傳竟陵人官監軍使者領益州牧獻帝興平中卒於成都未嘗官荆州刺史當別是一人

史當別是一人

以下衡州府

漢谷昕碑

輿地碑目在耒陽縣云延康五年葬此去縣北五十里
天下碑錄漢南昌太守谷所碑在耒陽縣東北

嘉慶通志案此碑歐趙二家俱未收錄天下碑錄作漢南昌太守谷所碑通志略作南昌太守谷君墓碑俱無年月考漢以南昌名縣屬豫章郡至南唐交泰元年始改豫章郡為南昌郡治南昌縣唐以前但有縣而無郡安得漢有南昌太守之稱輿地碑目但云漢谷昕碑又未詳其官且云延康五年葬此考延康係東漢獻帝之末年即魏文帝黃初元年祇有一年其餘兩漢紀年下一字作康者有三西漢宣帝曰元康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七

東漢順帝曰建康桓帝曰永康而已然元康止於四年建康永康亦皆祇一年至以延為上一字者惟桓帝之延熹耳延熹止於九年其稱五年則前於延康元年五十八年矣竊疑輿地碑目此文非延康為延熹之譌即五年為元年之譌也

漢紀功碑
孫克宏碑目在耒陽縣治諸葛武侯斬雍闓禽孟獲經此立石

古今書刻漢諸葛亮紀功碑歲久不可辨在耒陽縣東
天下金石志誓蠻碑文已盡滅在耒陽縣
明統志石碑在耒陽縣東五里三國時諸葛亮斬雍闓禽孟

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字不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其右後為雷所轟惟存斷碑顛仆其側

瀟湘聽雨錄碑在大路旁田中高八尺許闊三尺許厚校尺之半稍縮有跌碑在跌右偏跌左空尺許跌上嵌碑處周圍有凹有空處凹亦完好似是碑缺尺許者碑制迥異他碑中幅割下四邊及中間皆起稜如格眼然但有直行而非方鄧爾見存者為二稜以左空處合尺許計之當是四稜前後兩面皆同止起二稜左側一稜止剝至半截當是後人因殘缺欲依仿石式鑿而未竣也碑石質本堅而殘剝如魚鱗折裂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

藝文十六 金石二

八

如稿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迹蝕盡波磔皆無可尋惟向路一面中稜上隱隱見漢丞相武□□功□□碑十字字徑三寸許筆勢似是行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稜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一字似壬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即唐人題識之書亦未可知土人皆呼孔明先生碑相戒勿犯鋤掘其下輒雷動

案耒陽舊志云邑令張應星認出漢丞相武侯紀功誓蠻碑十字餘皆模糊然考武侯禽孟獲至滇池而南中平在後主建興三年是時荊州郡縣盡屬孫吳武侯安得越數千里回軍駐鄰國而紀功哉豈先主領荊州龐統令耒陽

之日武侯嘗別有勒石紀功之事而後人題曰漢丞相某碑乎若明統志謂武侯誓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其右殊屬誣誕又云狄青立碑為雷所轟俚俗不經不足辨也

漢胡騰碑

天下碑錄在耒陽縣西四里

嘉慶通志案騰字子升桂陽人官至尚書事蹟詳後漢實武傳通志略作胡騰墓碑明統志云墓在縣南六十里

漢陶陵通款

以下永州府

墊屋供陶陵通具重四斤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九

金石補正右器前半後軒背半上削柄末也中空口圍漢尺

一尺八分面廣五寸邊右高六分長二寸四分左高七分長

二寸三分自邊後角至末斜銳長三寸五分內坳中有脊微

偏于右前高一寸二分長四寸亦微坳後高一寸七分疆背

廣四寸八分弱前平長一寸六分後斜削至銳末長二寸五

分疆款識十六字蝕其一隸法古勁制作精良洵漢器也漢

書禮器祕器無名通者隋書音樂志言梁武帝制定禮樂又

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

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

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据

此知通乃樂器也是器前高一寸二分與志所言脗合又知其名岳矣通之名漢已有之非初始於梁武長孫氏故云素善鍾律詳悉舊事焉墊屋漢縣屬右扶風此作墊形似而譌考正字通云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因以名縣說文盤引擊也無曲義墊下也疑縣名本作墊取卑下之意與墊江同屋从

至凡从至之字皆有下義縣地隘下故以墊屋名之墊變為

墊今以為墊又誤為墊耳然諸書無作墊屋者別無佗證未

可武斷陶陵定陶共王之陵也與陶陵鼎銘同封定陶共王

為共皇帝改置陵寢事在哀帝二年此器當造於是時具者

物全謂之一具也齊安宮熏鑪上林鼎皆以具言與此正同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十

李常名見羊鐙銘宣帝黃龍至哀帝建平初相距四十餘年

此鑄工李常或即其人歟器藏何子貞前輩處云得自長安

同治六年假觀三日因審釋而考證之

漢平都侯相蔣君碑

君諱字關二其先出自關二后稷之至於成王光有天下

錫地關畿俾侯于蔣因而字關九秦關二諸夏關三恥捐關二土

關三叔曰關遐阻關居來南適彼荆關四漢君之祖考關四為

交州刺史從父交趾太守關能輸力王室以篤臣節功列天府

令問不已君繼厥緒載德不關三山之關八秉關二之芳刑膺

顏夏之殊行孝友善於閭門弟順稱於鄉黨敦書說禮關二好

仁關四事關三學優則仕歷郡五官掾功曹正色立於朝有孔

父關三前後收以禮辟命委質承關九行成於內名播於外再

為計掾光光橋橋與關三乃時京師百郡觀會莫不關十中昭

關五之則夙夜惟寅關三翼天關二禮朝遷明德出宰豫章平

關十季文之清約關二豹之政布愷悌之化經國以禮關二以

義異郡黔首緇負歸關九君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賞善罰否寬

猛協中關濟清瑛遵五遊四仁慈春夏威若關九臧囹圄空虛

路塵怨關四睦宇宙稱平三載考績功業顯明當據符關受福

無疆關天不弔降災賢良關六十有五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

遭疾不豫關卒於官國喪惠君朝失楨幹百關悲恨若鄭亡產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藝文十六金石二土八十九

遐邇關三女增歎關曹怛怛關二罔極關二愛敬終以哀感禮

畢祥除餘悲憑億瞻望墳塋循墓徘徊松柏關寘涕泣愴悽感

慕詩人蓼蓼者儀追頌遺訓刊之元珪其辭曰於穆林丞實乾

所生關二挺出關性純清文為儒宗武則干城顛顛昂昂臨朝

有光宿衛紫微虔恪在勤典國治化其化若關三州郡關二龜

銀皇矣上帝賦命不均喪漢良輔社稷之鎮淑人君子胡不萬

年改世不朽關流後昆釋

金石錄右漢平都侯相蔣君碑文字殘缺其名字官闕皆不

可考惟其題額稱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而碑云年六十有

五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爾

隸釋石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篆額今在道州碑石漫滅

不得其名字平都侯國屬豫章郡碑首有出宰豫章平五字

其下闕文即平都也蔣君以威宗元嘉二年卒其文有云禮

畢祥除瞻望墳塋則此碑乃後來所立學記蛾子時述左傳

蛾析皆讀蛾為蟻史記索隱讀滄化鳥獸蟲蛾亦作蟻漢碑

書蓼莪皆作蓼儀亦有作蓼義者詩人以儀與河阿叶韻則

是讀儀為俄也此以蓼蓼者儀叶涕泣愴悽刊之元珪則又

讀如本字大學云遊諸四夷釋遊為屏後漢傳有遵五遊四

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碑以芳刑為芳形

橋橋為矯矯憑億為憑臆清瑛為清英篆額三行文十六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藝文十六金石二土八十九

行行四十字後餘五行

名勝志晉平都侯蔣嵩碑在道州三十里荆山宋嘉定中太

守方信孺輿至至拙堂今佚一統志以為蔣琬碑按晉平都侯當

嘉慶通志案此碑趙洪二家俱未見其名字明統志載蔣琬

墓於道州南三十里雖不云有碑而未收蔣嵩墓其即誤以

此碑為琬碑可知名勝志駁之是也道州新志載漢丞相蔣

琬墓在州南三十里荆山又載平都侯蔣嵩墓在州南四十

里蔣居山有碑而據魏鍾會答琬子斌書謂琬卒葬於涪正

之甚是然但以此存疑又謂或曰即平都侯蔣嵩墓州志又

別載蔣嵩墓未知孰是云云蓋本名勝志駁明統志以為蔣琬之譌而尚未能考定其是否故兩存之耳今考蜀志琬本傳官至益州刺史大將軍錄尚書事加大司馬封安陽亭侯卒葬於涪所敘歷官竝無為郡五官掾功曹及宰豫章平郡侯相之事且琬卒於蜀漢後主延熙九年上距此碑所記蔣君卒於漢桓帝元嘉二年後至九十五年之久其非琬碑明矣又案江華縣鄭志蔣琛重修東植廟碑其略云宋時建有東植廟為始祖平都侯蔣公香火公諱嵩字崇泰生漢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六月二十日終桓帝永興元年三月十二日葬荆山之陽厥後生枝繁衍散居州縣俱立廟宇在道州蔣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主

× 3 3 十

居鄉者曰麒麟廟在甯遠大陽永明馬河者名曰總管廟云云今考蔣君碑云六十有五元嘉二年三月卒以元嘉二年上推至六十五年乃章帝之章和二年而據琛碑所述卒永興元年乃元嘉之三年是年四月始改永興較漢碑已遲一年又上距元和二年乙酉實六十八年而非六十五年亦多不合以意揣之元和二年當是章和二年之譌因譌章和為元和則云乙酉矣不然當云戊子而不當云乙酉又譌元嘉二年為三年因三年改為永興故又譌為永興元年耳不然四月改元豈三月即可稱永興元年乎琛為蔣君後裔文雖有錯誤處其自述先世名與字應必有所依據當從作嵩為

是又案州志云荆山在州南三十里蔣居山在州南四十里又謂嵩墓在州南四十里蔣居山有碑而於蔣居鄉下止云州東南未言去州里數琛碑以蔣君墓在荆山陽而以蔣居鄉為子孫散居之所其語明甚鄉之所包者廣二山雖相距十里或當時同為一鄉之地亦未可定疑州志誤鄉為山以致歧載失實耳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

君諱關字其先蓋帝顓頊高陽氏之苗裔周有天下成王

建國熊繹封楚慶祚關字於關字亦世載德卅餘代君高祖父

籌自汝南吳關字子靈王元孫大漢龍興舉鄉關字拜議郎南

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

藝文十六

金石二

主

× 3 3 十

巡郡國封龍平關字三祖父關字舉關字大司馬娼陵關字曾祖父關字督郵守長州辟元關字君關字應上計關字祖父關字上計掾君關字喬字漢舉吏督郵主簿五官關字三奏辟頤志皓首不官應就君立迹唯仁與關字祖父關字治歐羊尚書六日七分少仕州郡臨朝審鄂孔甫之操以忠孝稱更諸曹關字賊曹主記史督郵主簿五官功曹州關字舉孝廉上計掾興平元年八月廿八日壬寅詔書除補桂陽曲紅長既敦文武為政果達臨化宣惠所去遺績視事六載荆關字奔關字掩迫之害罹災致寇關字郡潰亂鎮南將軍荆州牧侯山陽劉君諱表字景升以君稟純履正出自帝宇緬榮輕舉厲志疾邪牧侯關字堯為民所安命